



辨析至精而  
說心說理俱  
得不二法門

七日來復解

沈一貫

難曰易稱七日來復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始生至十  
一月一陽始生凡七閱月變月言日欲見陽長須速也程  
氏朱氏亦以為然其然乎解曰審然則日月之名可易而  
聖人得以私更置之也且始遯否觀陽尚用事安得遽謂  
已盡而曰至此乃復於義無當王氏之說乃近之矣易緯  
曰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為方伯監司之官  
其餘六十卦為三百六十爻當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則每六爻當六日七分者也舉成數言為七日也

剝卦陽氣之盡、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六日七分、而復之一陽已反矣。所謂七日來復也。是王氏之說也。難曰卦氣起中孚、則太玄之說也。分卦直日、則焦延壽之說也。緯侯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考說、謂偽起哀平、恐非聖人之旨矣。解曰大易之奧典、要不拘連山歸藏、其占異日、尼父至聖、常編三絕、是故過探之筮、尚當期日、元亨利貞、平分四時、而謂緯侯非易之說、恐屬一隅之見。龍圖龜書、經所未載、中候諸緯、方悉其文、豈復以為鑿空而滋世惑乎。借若必取証於經文、則夫以十二卦定十二月、亦非有

據也。難曰離坎震兌、何以各主其一。解曰是春夏秋冬之主、二至二分用事之日也。邵子亦曰震兌始交、而當朝夕之位、離坎交極、而當子午之位、所用卦氣、亦以六日七分、彼京氏之學、不傳久矣、千載而後、邵豈傳會前法乎。將聖人之遺箐、固其然哉。故曰卦氣之說、未足訾也。難曰於法復為十一月之卦、而何以十月純坤、六日七分、便屬為復。其義何出。解曰以十二卦配十二月、則剝為九月、坤為十月、復為十一月也。以三百六十爻配三百六十五日、則剝九月之末、坤十月之初、繼坤而復、猶在十月、不足疑也。正

猶以甲子計月，則居北方為十一月之建，而以甲子計日，則周流終歲，何月無之。此布曆之法，占天之妙也。以此構疑，即屬謬滯。正如董仲舒曰：純陰純陽，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且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仲舒推步，故妙豈無所見。大抵陰陽二物，交錯兩間，未嘗一日違戾阻絕。僭令戾絕，失冷。

猶以為遠，七日束復，猶以為遲。此聖人燮

之大法。

也。於乾上爻則憂其亢，於坤上爻則慮其載，將非董子所謂純陰純陽，惟是一日乎。而前是數日，雖陽而不大戾於

陰，雖陰而不盡乖於陽，可定知矣。難曰：程氏朱氏何以不取王說。解曰：易本著數，非專說理。自非精心殫思，罕究其變。有宋明易，惟邵氏一人，僅授王大悅。張子望遂皆中絕。夫數考步而難明，理翻空而易舉。說者謂輔嗣而後專暢義理，今七日之說，尚有論據如此。至于程朱掃除略盡，專治文義，不論象數。自昔陳氏先已病之，蒙固無知，豈敢妄議前賢。然于處斯終不能。難曰：夫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氏以為復者，反本之謂也。寂然至無，是其本矣。程子則曰：陽始動於下，天地之心，生物之心也。動而見之矣。

於義孰安。解曰：心體至妙，無動無靜。以靜為心，即屬無心；無心非心，何從可見。以動為心，即屬有心，即已有心。何日無之，而乃曰於復始見乎哉。且夫子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與？心不屬動，亦不屬靜。所感既去，則屬為寂。寂復生感，所語既止，即屬為默。默復因語，譬之呼吸，後何瞬為歧？子更玄端，何選為界。此心之妙也。六十四卦，孰非天地之心之所周游乎？而於復始見，蓋陽動也，而藏於內陰靜也，而見於外震可感而不露，坤方靜而能通。靜為動根，動為靜因。此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

也。彼以至無為心，固悞玄遠。此以生物為心，則天地為萬物役也。竊意天地之心，非預欲生物，而陰闔陽闢，不得不生而為物。如天地預欲生物之心，則春夏為仁，秋冬為虐，是一歲之間，有生物一天地，又有殺物一天地，是二天地也。一心能生萬物，而二心不可以生一物，使天地有二心，而可以為萬物主乎？今其說曰：七日來復，天地不欲久肅殺而已。露生之端也。嗚呼！必殺而後生之，則天地亦未為至仁也。而儒者之說窮矣。

文太規擬而謂  
三不朽必合于  
一途則依然耳  
食之語也

立德立功立言解

舒弘志

叔孫豹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有疑者  
曰以穆叔所程品則業之煌々不如恂々之光也詞之琅  
琅不如嘿々之章也士君子第取法太上即一籌片言無  
當於世無傷也安所事致身本朝之上游心著作之堂為  
予解之曰子徒覩四瀆之異派而忘其同出于崑崙見木  
之本而不知其即千枝萬葉之所自繁也夫功不能無德  
而獨建德亦不能離功而獨尊言不能無德而獨著德亦  
不能離言而獨存蓋殊途而同歸異室而同門子當觀覽

往昔亦有<sup>立德</sup>聖之士、豪傑之儒、涇詠真咀嚼道腴、仁義為

範、禮樂為模、陰陽為侶、神化為徒、其中恢然、閎然、若鉅麗

之都、乃其外、則迢然、渺然、若無能之夫、然而尸居而龍見、

淵嘿而雷聲、可以赫々、奕々、可以鏗々、鎗々、其析圭擔爵、<sup>立德</sup>

垂紳端委、當社稷之役、為國家所倚、能經能緯、能張能弛、

邁三五之登闕、躋元々、于上理、澤流九垓、祚綿千祀、祈常

有勤、而昂彝有紀、其遇事感時、矢謨陳規、譚當世之務、吐

胸中之竒、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詞、黼黻不以藻繪、

金玉不以雕追、重如山岳、信如龜著、千聖可俟、而百世可

垂、蓋本之遠者、其末茂、膏之沃者、其光燁、實酌彼而注茲、

不期而自合、故九功叙、禹貢述、毫鼎定、伊訓出、鹽梅調、說

命筆、郊廓定、周禮蔚、彼皆德臻神聖、發於特滿、而流于既

溢、析之則三合之則一、若夫蕭曹佐命于草昧、丙魏高議

于巖廊、金霍受命於倉卒、馬鄧定昂于勛勳、屈宋嘯歌于

楚澤、董賈挾策于明光、班馬蜚英于史氏、棧雲振藻於詞

塲、吾姑舍數子、何暇分別其雌黃、

周望故深宗  
旨其微理自  
是精深

窮理盡性至命解

陶望齡

問窮理曰川窮于海其實未虧而無川名知理之未始有  
理者其流合也故窮矣問盡性曰水盡于水其實未虧而  
無水名知性之未始有性者其形釋也故盡矣理窮盡性  
故曰至于命曷明之明之以子思孟子之言也二子者俱  
常言命嘗言至子思曰無聲無臭至矣孟子曰莫之致而  
至命也彼且無聲吾烏得而名字之彼且無臭吾烏得而  
肖貌之無聲無臭者名字肖貌之所不得加也莫之致而  
至者至以莫致也凡所云理與性與命者皆不得已而強



名之者也。凡言或形之而名倚以起。凡立言必故。諸其流而還示之以先理之名。倚欲起天下多饜其耳目而不能。逆聖人曰是不有處于欲先者乎而定其名曰理性之名。倚習起情恣而成流。同而成俗。以為是固然耳。聖人曰是不有處于吾先者乎而定其名曰性命之名。又倚理性而起言理者。執而求之。聞見聞見者無窮之端也。言性者執而求之。意識意識者無盡之境也。聖人曰是不有處于聞見意識之先者乎。是愈不可名矣。而強名之曰命。是故無欲為理。欲境盡則理名亦窮。非吾為性。吾染窮則性名。

隨盡即理為性。即性為命。俱窮俱盡。三歸于一。而一者又茫然無所在。則命亦不立。夫無所立者謂之立命。而莫之致者謂之至命也。曷明之明之。以夫子之言也。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然則無知乃聖人之知天命。和回也。如愚故庶幾焉。子貢多學而識。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亦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蓋求之無窮者以為富。而無盡者以為羸。如居積然。故訖其貨殖。彼以富與羸為不受命。此以窮與盡而至于命。斯不待覆觀而可知矣。然窮理非點聞見也。盡

性非刻意識也。知海會百川，則百川皆海也。知冰之為水，則不必鑿冰而更求水。故知命者必知聞見皆理，意識皆性。無窮即窮，而無盡即盡也。是言也。下學上達，夫子之學也。非二氏學也。即有以愚之說為二氏學者，愚不敢任也。

立制

蘓伯衡

以因字立論直以喻起文凡五轉力學韓歐此勝因之遺詞也

空同子曰：天下之物本方圓。烏用規矩哉？皆平直。烏用準繩哉？木也有直，有不直，不有繩焉。其不直者，則何以直乎？欲直其不直，是以繩生焉。地也有平，有不平，不有準焉。其不平者，何以平乎？欲平其不平，是以準生焉。輿不自方，以矩而成方。蓋不自圓，以規而成圓。故繩之設，因水之不直也。準之設，因地之不平也。規矩之設，因輿蓋之不方圓也。規矩準繩設，則天下無物弗方圓平直矣。是故聖人之治天下，蓋莫不因而為之制也。曰：民之不皆信也，于是乎為

之權衡度量。因民之不皆善也。于是乎為之禮樂政教。因民之不皆從也。于是乎為之賞罰。因民之不皆治也。于是乎為之兵刑。使天下無人而不信。有權衡度量哉。無人而不善。有禮樂政教哉。無人而不從。有兵刑哉。之數者。設焉而後。天下無不信。不善不從。不治之民。然則權衡度量之立。禮樂政教之脩。賞罰之用。兵刑之施。可一日少乎。雖然。不出于結繩之前。結繩之後。斯出焉。吾固知聖人之甚不得已也。雖不得已。亦豈外人心而有為哉。是故賞因其好善之心而勸之。云耳。罰因其惡惡

之心而懲之。云耳。禮樂政刑之類。罔不皆然。亦猶馬之性行也。而乘之。乘之而羈勒。作焉。牛之性耕也。而服之。服之而楛衡。作焉。而曲學者。乃謂聖人之治天下。削物之性。侵物之德。是烏足與論聖人

机局員轉深  
得蘇長公一  
派而筆力尚  
多未振

釋統上

方孝孺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刀而取法術而守者漢  
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劫以得之無術以守  
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  
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為政統也。則此  
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  
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  
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黷莽何也？謂其  
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六將

與之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為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為而立邪。苟以其全有天下。則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偽。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為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

大法。以為萬古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寔。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為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為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為聖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為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知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

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為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為大臣，未見其為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為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

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故美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后，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文似淺近然  
反覆轉換亦  
是疏利

結天心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忍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于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存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以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於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繼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

七國萌篡殺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于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于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

子多死於鬼，彼豈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忘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也哉？



議論亦透徹  
而文氣勁銳  
俊朗

慎法守

方孝孺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能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為未足以盡天下之變、于是推仁義而寓之于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行法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立、有所不誅、不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

唯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止乎。其意將以利民耳。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于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于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於变法者。不知法。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為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為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矣。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為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

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無法。而在乎法之過嚴。不患乎廢法。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為。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于亂。不如固守之。為萬全耳。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韞藏之器。然善為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鑿矣。故國有治于踈畧。而亂于過為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踈畧者。之為愚。而不知踈畧者。為智大也。故用智之為智。衆人之

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為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作士氣

方孝孺

見遠而立論  
自奇行文則  
太拘繩墨

為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賴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人者，拔一二于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于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騾如一馬，然非無駕劣下才者也。雖駕劣下才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為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

知其為何為而頓異也。獨良知之耳。馬之材質。得于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為耳。故以驥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為善。堯舜之去其人。豈能素習仁義而盡過于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強諫直爭者。有好名而脩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于國言之。則其有益於國。斯可矣。遑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予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

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能用兵以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立功者。皆至于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墮殘而不振。然後受之以位。于是首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隳。而天下無善士。非真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為術至愚。為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

知之

論垂統

方孝孺

文有典刑而議  
論未見深奧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為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偶  
 致乎項籍李密奚為而不有天下此者儒難通之論也然匹  
 夫之家致千金之產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由  
 于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于隴畝或興于世族  
 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  
 由于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決乎有累世之德而又有  
 聖人之德者必王必久而後亡成周是也雖無積于其  
 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也必與積久者異漢唐

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者。僥倖乎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善于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為樂。而以天下為憂。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寬。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于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蕃息之。長遂之。使其人喜悅。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飢渴之。死也。其所授。而欲求其

不已。易寧可得哉。欲知天命之永與促。視乎創業者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脩。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遽絕之。周有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德。可恃以不亡。又不反己之身。脩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為。秦隋五代之歸哉。

政論一  
均田

田之不均生自二豪賢宦多賂富室多財顯肥饒之區檀  
山澤之利富民又以餘田竈仕籍業貧民仕者優力役貧  
者代輸租談謂富人家穀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絲席綺  
侈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  
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高下任其心衆  
口稍喧尤為二豪扇搖欲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噎而  
輟餐惜乎夫田均則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  
則俗自淳古使民不過三日今厨傳之供騶從之煩百倍

于往州郡一下吏出乘輿列騎擁于衢街隳制度夷等威  
視而泛常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并召集每丘田主共辯肥  
瘠高田宜漚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乃定等分租凡臣非  
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從有定數各嚴立罰以懲不  
遵夫旱之虐聖王遭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漢以來良吏  
鑿渠致富吾相自磁至湯纒越百里有大川四滄漳洹湯  
秋漚之溢壞禾萬畝榻側宦陞悉變沮如古所開十二渠  
俱湮推之他方可知已前元勸農法良史臣稱曰王道去  
今不遠可稽而舉夫歛薄則用足力餘則農脩水泉之慨

督勸之警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  
故禮教興而頌聲作矣



政論二 數舉

今之士學校教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可廢  
焉昔成周每夫受田百畝死徙不出同井聯之以比黨教  
之以鄉大夫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為本六藝以翼是  
故亡饑寒空其身亡奇哀岐其心處服孝弟幽效忠順迨  
乎德衰臣叛民失業士失學國則役力是先士則投好宅  
心孫吳以兵售李悝以農售蘇秦張儀止掉三寸嚮動七  
國弁髦其主薶醢其民四豪莽客乃至甘為鷄鳴狗盜者  
向使有田生之有學拘之有科目進之不至是也蘇秦固

曰使早有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國家造士純用經術然士誦之求仕解以提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耳保其行試而考之省此里選之遺奈久已矣之况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面問卷細人之見無出財勢長吏不四五年非以微勞遷即因小瑕黜是以止憑科舉曰付之公道故試而得人若博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遭負也何也非有參驗之詳而觀察之可賴也自設官督學有司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故士益荒從今宜歲令縣令察舉民

生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淳行謹者上之守而登于學其輕狡者雖才不取考校黜升責之太守督學官間歲驗其當否以施懲獎士得第銓司精選其才斯量授之任嚴考于課必堅守其法間齊幸舉者不延矣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慎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昂之貞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脩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政論三  
重輔

周禮冢宰貳王而治天下春秋列國之興亦相一卿夫求才必于世取善必于衆摯綱必于一一則和洽而亡戾爭和乃太平之階也戾則荒亂之媒也我皇祖賦睿聖而起布衣運制六合創出神造羣臣雖劉基之知宋濂之博通俛伏受成嗣主蒞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皇祖廢左右相設六部神宗建內閣叅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俟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儼若周宰國卿是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任

愈於前當用慎于今養望於素堅操于謠表能于試顯拔  
于萃特崇于礼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英皇復辟親  
擢三賢薛瑄岳正李賢正德中送瑾竊政囚成元老奴僕  
端揆猶尊內閣劉文靖譙文正之怨止于褫秩顧近世之  
選者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常是特嬖女之押躬鄉氓之  
寡尤豈勝大受者哉是故約已讓善如唐懷慎是之謂德  
忘死殉國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圖大如漢張良是之  
謂才不然鄙于主賤于六曹隳國綱靡士風昔文帝固寵  
鄧通必展申屠之直錢若水感昌言之見薄即辟位而去

夫有君之篤託有臣之自重胡患于不治邪

政論四簡侍

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官者言其宰畫丞弼是也左右者言其比近侍從是也丞弼君畏之侍從君親之畏者匡德于顯明親者翼善于燕閒今翰林諸臣講經帝幄懋學儲貳侍從之最也往年論治者欲舉祖宗故典令其分番入直以備顧問承望顏旨宜入警勸予聞王端毅公曰此多新進年少兼有輕才愼德啓君多事亂君用舍者不若止行章奏下諸外廷則邪正辯白易于掇彌此或一論也未究厥原人主孤處于內官妾巧黠蠱心移志者

何限夫有王者瓏旃有刀者錯旃不養才而恨亡良未成  
器而歎不利末之何矣今制進士及第之外選其才行者  
曰吉士讀書中秘三年而直史館碩教之文詞聲律之靡  
啓其校試高下之爭厥名伊美考效蔑然宜擇廷臣知道  
立德者為之師亡則求諸山澤者宿與之講服聖人存心  
行已之道乃切劇治體參酌古今之宜要之必行無弊候  
成而官之詩曰有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庶乎收承  
辟之功而免于端教之譏矣

政論五省官

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兩諫拂其愆違責郡縣以六事  
按察究其汚濫自大夫以下必三考乃進二階是故官簡  
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自宣德至今額外添設奚啻累  
百不督之勤工乃為之分責不亦謬乎况乎下多彙進之  
才人懷速化之望添官則缺廣、缺則易轉倖門聿啓居  
亡固志事至限守而逃難事成爭知而讓過夫一人而牧  
十羊則戢一羊而用二牧則騫夫子譏官事之攝老子著  
烹鮮之喻此今所以士節不厲獄要不結後煩而民憊也

故集其文案則束牛腰稽其實績僅同蚊翅姑言外服賦  
稅學校捕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縣所理使縣精其成  
府可逸矣使府精其成省臬可逸矣故省臬之職別勤惰  
覈廉貪予能翼純而已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  
難摧則省臬富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衙彼高坐司署止  
以行移相羈維屬吏不奉談小民不知名正德癸酉予奉  
使大梁過汲郡兩監司噴有煩言治兵者厚其卒食用富  
戶盡蠲泛役曰胡有責人于死而怯其輕者乎治民者曰  
卒捕賊非戰也率優其富者貧何以勝役哉予謂之曰銑

請以鑿喻有人外瘍而中瘵疾醫曰用溫補虛藥之而瘍  
熾瘍醫曰用涼殺毒藥之而瘵劇不若使其人自酌其虛  
實緩急而調攝之監司皆服推之他可知已是故遵皇祖  
之制革內外負之贅事核其真斯信之工核其絀斯器之  
才核其蘊斯舉之譽核其直斯褒之毀核其迹斯下之毋  
賞私勞毋尚虛名毋宥纖惡毋承巨勢功行表卓即陟大  
位如西漢故事是故一核執于上萬真積于下矣

政論六

師田

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疆亡宋之苟安顯其弱蓋由士業  
草畧登仕太易鮮治經古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  
專斷之權弛而亡支莫甚于兵往者剗賊劉七穿窬小醜  
蔓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  
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為風所覆然猶  
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僉民壯即古土兵近年增減  
靡定且戶各分門番更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  
之擒賊如驅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



又次二百人兩戶醜出一人分為兩班間中多有便射精  
技多力喜鬪之徒令之顧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揀拔悍勁  
授習武事登其林武者為隊長直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  
樹桑鄉立保伍五鄉一長卒居談察逋棄小警團結以守  
夫民貧為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每縣嚴  
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  
南予守侍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于銑曰非調邊兵不除  
銑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銑曰則恃一刃能馳民從之  
朝廷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

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  
難控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邊舍在前土兵  
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既可平賊戒兵亦練彭  
公如銑策奏行不月王堂卒明年甲申秋大同變

政論七

本末

治有三要曰重農曰抑商曰道儉夫農苦以獲粟商坐而取贏農業布野商財蔽筭故一切之徵農靡孑遺商若罔知非挈商積以敵農產而均之天下趨膏矣民既厭農工必鹵莽食則不足即有連數郡之荒忽然數千百甲兵之餽于胡取辦唐德宗父子寄命韓滉之貢是時有珠山銀海奚濟乎夫賈難得之貨末遐方之珍羣飲之生博麗娼之濫志斯商重而多故以夫家衍一口日供三飭比歲當千軍一餐之直向令一人共之無不駭而走也今官多濫

征既有馬丁而又應驛既輸官稅而又領戶既充隸而又  
薪銀既取戶金而又釀甲錢司空徵料有司具造攤債抽  
分曷也彈記豪右之擅官守之渙不與是夫官費民富爭  
侈競巧轉移風尚澆淳散樸論者往々病之恤令禁令徒  
責壁爾昔齊侯惡紫而國人不復服其價乃大減宋仁宗  
抑珠價亦然於呼苟非上下以忠信惻怛之心臨之誠文  
已哉誠文已哉

政論八條禮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可信者典謨鴻  
範無逸立政詩數十篇而已然多舉緊要本制度詳于三  
禮儀禮精義而繁文周禮大規而猥事戴記博識而鮮效  
或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或曰成而未用固哉斯言聖人  
履即道發即憲豈如後人揣摩編綴乎若曰未行則刑措  
鳴鳥何由致之蓋周末妨列國之僭者禮也故皆去其籍  
孟子已不聞其詳鄒魯之儒蒐獵故典采合舊聞為書精  
糲真贗兼而存之今宏綱切領似周之章餘鄙屑冗瑣必

東遷列國之異政也如今之例豈皆皇祖之創乎礼者人心之理也協之以同然百世可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仕者不奔祖父母之喪無功總之假冠婚任俗飲射故事民無定止而渙士異學而莫正伶人道流秉礼司頌齊民下賤踰限犯分雖有洪武制而廢夫國無礼猶水無防人無礼猶室無基衝嚙圯毀有盡哉宜詔徵四方明道與學者萃于京師準以典誥案以三礼參以詩之詠孔氏之遺言皆比以今之法寧要毋繁寧徑毋易裁成明典行天下垂後代俗同德一邦其永延于休矣

政論九 訂學

孔門之才嘗列四科此計成之辭非教使然也自先聖歿立教靡準人就其資之所便遂有篤行而闇敏聞而鮮守者夫先王之礼六德六行六藝以端蹈迪以周泛應春秋教以礼樂冬夏教以詩書所謂餘力學文也兩漢學者力于孝弟忠信謹于貧富進退及宋禪氏行元老鴻儒向溺空教混而入于儒鄙謹禮為嚼木病堅操為滯著雖程氏之徒亦曰先靜坐求未發之中夫中庸之教慎獨者存性也自忠恕以往至于九經孰用非性孰功非慎本立道生

則操存始中乃德成之狀夫誠意而後正心無欲而後靜  
虛固有倫序今人未能立而先擬濟翔得乎其言似該而  
偏其工似密而踈溢于陸氏濫于楊簡徐霖認心之靈覺  
為性汪洋凌躡肆厥詡語輕六經曰註脚斤論語支離黜  
大學非經謂聖賢有不勝誅之罪連磨賢于孔顏矣夫先  
聖存則人亡則書後賢躬行有得言之翼聖奈何述者誤  
用樞尋章句剽舊旨而撰今辭繼考亭而興者標此為的  
深穿力鑿靡不極乎易至箕子曰黃滋書政治忽曰始詠  
春秋爭媿舍周禮湊司空衍太極置卦畫白紛丘甸無濟  
生人豪芒之用其異道靡詞禪談野記之文發于譏致術  
包強脅之政不與是今秘閣之儲書肆之板士夫好古之  
傳寫積則充棟載則汗牛學者如入武庫如遊富市淺麗  
易悅深淡難知炫目濫聰道真遂蔽甚者崇虛趨邁鮮可  
檢實夫舍梁肉而甘蜺蛤惡識正味哉昔丘墳索典煩難  
夫子刪定而垂永矣今宜祖述孔氏憲章顏孟論証程朱  
循大學論語曰工止諸孔顏曰師矣非聖人之詭剪汗漫  
之浮火異端之蠹雖大儒所作亦叅伍去其複篇存其章  
章存其句存其意簡斯精斯連矣

政論十通議

客曰田不畫井而均士不里選而舉或者未知本與荅曰  
事久墜非日奮之興道未明豈寘投之襲今田有定業  
有重直奪彼予此誰其甘心夫介溝洫立夫遂別等異非  
十年不可令如卓茂守如龔遂未考已代誰與竟緒古者  
慕爾之國必有賢哲尋相語亦稱先王雖朝顛公道而鄉  
尚清議今士夫結援植交荐已難據况細民乎此非可卒  
議也夫治七年之病不追致原不養生氣雖得三年之艾  
蒸骨癢內奚濟乎中庸謂性者天命也率性者道也教以

脩之上古邈矣堯舜乃可得而稽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統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長幼有別與序朋友有信斯目與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雲簡而無傲斯功與是時士有田可生有業可脩有友可觀囂、禹求盡其分安于終身一旦為臣治人止推其心立政乃出其素昔稷契皋夔皆聖儔然各治一職老而不易同志協德天下安而我不與焉譬之御人口叱目視手調足踐共行一車譬之舟子或棹或舵或帆或纜共流一航一人一心也衆人亦一心也自是代則降而道永傳民

或衰而賢不乏商周之際事出創生無古可范是故太王之授泰伯之遜王季之友文王之臣三仁之生死伯夷叔齊之逃周公召奭之佐自靖各獻咸中天則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自孔氏歿至教星垂土趨下武後世曲學伸志假霸抹時猶曰及人號曰學孔氏周覽暗舉以為博組華織繒以為文溷老釋為真傳名是昌而利是齋間有樸行勤幹者出相率而鄙為腫木瘠肉嗚呼今太學賢士之閑立教之由始擇有道為師仰法二典定矩孔顏修積分之法止撥正厯莽之專且久斯可大成然後上

其優者于吏部使分掌州邑之學隆其遇禮增其祿廩使  
各擇里士教之成則又使分掌黨序之學每三年上其成  
者試于鄉昔許仲平氏在祭酒舉其弟子姚燧耶律齊尚  
為屬蓋恐異言小道之敗成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斯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